

《但以理书》——第一百八十章

罗马、马加比人与现代的预言性交汇：对但以理书异象的研究

Jeff Pippenger

2024-04-10

乌利亚·史密斯写道：“罗马于公元前162年藉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了联系。”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将该日期定为公元前161年，而史密斯在同一本书中也两次提到公元前161年。我推想，这里提到公元前162年，乃是一个排印错误。

“借着第23和24节，我们被带到犹太人与罗马人于公元前161年所立盟约之后的这一时期，直到罗马取得普世统治权的时候。”——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73页。

第十一、十二节指出公元前217年拉菲亚战役的胜利及其后果，这场战役发生在由安条克三世（大帝）率领的塞琉古帝国与由国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率领的埃及托勒密王国之间。

帕尼翁战役发生于十七年后，即公元前200年，又一次在塞琉古王国与托勒密王国之间进行。

马加比起义始于公元前167年，是犹太人反抗塞琉古帝国试图压制犹太宗教实践并强行推行希腊文化的起义。

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重新奉献——即光明节所纪念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64年，比第二十三节所说的“盟约”早三年。这一事件发生在马加比人成功地对抗由臭名昭著的安条克四世·伊皮法涅斯统率的塞琉古帝国军队之后；安条克四世曾褻渎圣殿，并取缔了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光明节所纪念的那场胜利之后不久，安条克四世·伊皮法涅斯便去世了，这也标志着叙利亚势力自此开始衰落。

在公元前200年（也是帕尼翁战役的时期），罗马首次介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历史。那里有确立异象的标志。它在那段历史中有意的影响，揭示了耶洗别的作为——耶洗别象征着一个在幕后操控的教会。耶洗别在撒马利亚的家中，而她的丈夫亚哈却目睹以利亚杀死了她的先知。希罗底并未出席希律的生日宴会；在那场宴会上，她的女儿撒罗米诱惑了希律。在美国的历史中，由推罗的淫妇所代表的教皇制被遗忘，直到象征性的七十年结束。随后她开始向世上的诸王唱起她那迷惑人的歌曲。公元前200年预表在未后的日子里她开始公开向诸王唱歌的时刻，就在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之前不久，正如第十六节所表明。

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犹太人“同盟”之前，马加比人重新奉献了圣殿，正如公元前164年的光明节所纪念的那样。三年之后，在与叙利亚人持续的斗争中，马加比犹太人向罗马寻求支持。随后与罗马缔结的“同盟”成为上帝末世研读预言之人的一项预言性考验。

历史学界把公元前161年认定为“同盟”达成之时，但先驱者则将其定为公元前158年。米勒是对的，还是现代历史学家是对的？米勒把六百六十六年（666）加在公元前158年上，得出公元508年——当“每日”被除去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查找，要为“公元前158年是犹太人与罗马人缔结同盟之年”找到历史依据，都将极其困难，甚至可以说事实上不可能。

第十六节乃是星期日法，但在此之前，罗马于公元前200年进入历史，以立定这异象。马加比起义始于公元前167年的摩丁，最终他们于公元前164年重新奉献圣殿。随后，从公元前161年至

公元前158年,犹太人与罗马势力订立盟约.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代表了一段为建立这“盟约”所必需的时期.这样的理解使这“盟约”的认定既与历史学家的见证相符,也与那张由主手所指引、不可更改的图表相符.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公元前二世纪如犹太与罗马这样的古代国家之间谈判条约的过程,会因具体情势、外交规范与程序以及权力格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这一过程会从一方表达与另一方缔结条约或结成同盟的意愿开始.就犹太与罗马而言,犹太率先与罗马取得联系,提议缔结正式同盟.

将通过外交渠道传达该提议并启动谈判.这必须涉及派遣大使或使节前往罗马,与其领导人或代表会面.一旦谈判开始,双方将讨论拟议条约的条款.这可能包括一系列会议、外交信函的往来,并且可能有中间人或调解者参与以促进讨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会考虑对方提出的条款,并可能提出反建议或寻求对某些条款作出修改.这个过程可能涉及慎重审议、与顾问磋商,以及对拟议条约潜在利弊的评估.

如果双方就条约条款达成一致,将准备正式文件,载明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随后,该条约需要由各国相应主管当局予以批准.就罗马而言,这可能涉及元老院或其他治理机构的批准.同样,在犹太,该条约很可能需要其领导层或治理委员会的批准.一经批准,条约即予以实施,双方都应遵守其条款.这可能涉及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同防御协议、贸易关系,或条约所载的其他外交往来形式.

在公元前2世纪,从犹太地区(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前往罗马(位于意大利中部)将是一段既艰难又耗时的旅程,尤其是考虑到古代交通方式的局限性.犹太与罗马之间的距离约为1500至2000公里(930至1240英里),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路线.在古代,海上旅行往往比陆路更快捷、更高效,但海上航行受盛行风影响.从犹太地区的港口乘船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如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可能需要数周时间,这取决于风况、海流以及所使用船只的类型等因素.

从犹太陆路前往罗马会更慢且更艰辛.旅行者必须穿越多种地形,包括山脉、山谷和河流,并且还要应对诸如盗匪和敌对地区等障碍.据估计,徒步或乘坐马车的行程可能需要数月.旅行时间还会受到道路状况、住宿和休息站的可用性,以及沿途休息与补给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当马加比时期的犹太人寻求与罗马结盟时,他们需要派遣使节前往罗马.罗马当局接见这些使节之后,随之会有一段谈判期.由于没有精确的史料记载,从历史学的推断来看,一旦条约正式确立,就需要带回犹太地予以批准,随后很可能还得再送回罗马,以确认犹太一方已予接受.几乎难以相信,在那个时代,缔结同盟的过程会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因此,将“同盟”理解为一个从公元前161年延续到公元前158年的过程,这一理解与其他预言线索相契合,而那些线索指明了通向第十六节“星期日法令”的那段历史.

一项“盟约”——一切历史学家都承认其乃由马加比派犹太人所发起——于公元前161年始于犹太地.其目的在于,犹太人想要获得支持,以对抗叙利亚人;自公元前167年起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与之争战.这场起义乃因一位犹太祭司玛他提亚以及他的五个儿子,尤其是犹太·马加比,奋起抵抗塞琉古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伊比法尼所推行的希腊化政策而被点燃.这些政策包括企图压制犹太人的宗教实践,并强迫他们接受希腊的风俗与信仰.

起义的导火索是一件发生在 Modein 村的事件, Mattathias 拒绝遵从一项要求向希腊神明献祭的法令. “Modein” 源自希伯来语词 “modi'a”, 意思是 “宣告” 或 “抗议”. 在他的抗议中, Mattathias

杀死了一名即将进行献祭的犹太叛教者, 随后他和他的儿子们逃往山区, 发起了针对 Seleucid 军队的游击战. Maccabean Revolt 持续了数年, 其间 Maccabees 与 Seleucid 及其盟友进行了多次战斗. 尽管在人数和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 Maccabees 仍取得了数次重大的胜利.

塞琉古帝国正试图将希腊的宗教强加于犹太人, 而希腊人代表末后的全球主义者. 他们的宗教体现在 “觉醒主义” 之中; 这种意识形态如今正被银行体系、主流媒体、教育中心的全球主义势力, 并借着强制输入非法移民、拆毁国家区别之手段, 强行施加于美国和全世界. 当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正把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之时, 有一些犹太人正在配合他的努力. 马加比家代表一类背道的犹太人, 他们抗拒希腊的宗教; 但还有另一类背道的犹太人, 则支持推行希腊宗教的工作.

第十六节指的是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以及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合. 在那段历史之前, 是第十三至第十五节; 其中, 第四十节的三场战役分别是第十节 (1989年)、第十一与第十二节 (乌克兰战争) 以及帕尼乌姆之战. 帕尼乌姆之战代表一场战役, 其中两角的地兽战胜了全球主义者的宗教与政治哲学.

在那场战役中, 美国的末任总统必须应对第十一和第十二节所呈现的普京胜利及其随后崩溃所带来的后果. 他将与北约或联合国结盟, 以解决俄罗斯崩溃所造成的后果, 并且在该联盟的历史进程中, 他会使联合国卷入帕尼乌姆之战. 第四十节的第三场战役将如同第四十节的第一场战役. 正如苏联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下崩溃一样, 联合国内的全球主义者将被迫重复 “perestroika”, 这是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作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尽管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苏维埃体制的瓦解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

第三场战斗由第一场战斗作示例; 通过经济和军事压力, 特朗普 (由里根所代表) 将迫使联合国进入 “perestroika”, 意为重组或改革. 此次重组将把美国置于作为联合国的 “十王” 体系之首. 在这场战斗中, 教廷随后将登上历史舞台, 宣称自己是特朗普当时正在征服之体系的捍卫者.

在同一历史进程中, 特朗普将面临一场他被迫加以应对的内战,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当年被迫应对的一样. 这场内战将发生在美国境内两个相互对立的叛教派系之间. 一方由那些接受了觉醒主义的宗教与哲学的人所代表, 他们是两大政党中的进步主义全球主义者. 另一方 (MAGA主义) 自称是真正的新教徒, 尽管他们在1844年就已失去了那一正统地位.

总统的派系以MAGA主义为代表, 并建立在一种误导性的主张之上, 即维护真正的新教和宪法. 觉醒主义的主张包括大地之母的宗教、新纪元, 以及认为宪法的适用应当依据社会规范的现实状况, 而不是依据开国元勋那套陈旧观念.

Mattathias (Trump) 将终结美国境内全球主义进步派的民主党人的企图, 其代表是公元前167年在Modein爆发的起义. 随后, Trump将重演公元前164年的历史——当时马加比人重新奉献圣殿, 这一事件由对光明节的守节予以纪念. 接着, 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所代表的时期, Trump将开始为树立教皇制度的形象发起最后的推进; 这种形象标识着宗教权力与

政治权力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到公元前158年,随着第十六节中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被强制执行,该联盟将得以实施.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首先说明罗马如何在政治上取得控制权,随后但以理以另一条叙述线重复并扩展这同一段历史,指出罗马在同一段历史中如何对待上帝的子民.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阐明了异教罗马在掌控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障碍.在第十六节中,叙利亚于公元前65年被异教罗马征服,随后犹太在公元前63年被庞培征服.第十六节指出罗马何时要站在荣耀之地,并以此预表本章第四十一节的星期日法令.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征服发生在公元前63年 [与1863年相对应],当时耶路撒冷城内正进行着一场内战.尤赖亚·史密斯说:“当庞培从对本都王米特里达梯的远征中归来时,两位竞争者希尔卡努斯和亚里斯多布鲁斯正为争夺犹太的王位而角逐.”

“海卡努斯”(Hyrchanus)与“亚里斯多布”(Aristobulus)这两个名字都源自希腊语,并且具有历史意义,尤其是在希腊化时期及哈斯摩尼王朝的犹太历史背景中更是如此.“海卡努斯”源自希腊词“Hurkanos”,而该词很可能又出自波斯语“hurkan”,意为“狼”.海卡努斯这一名字曾为数位哈斯摩尼统治者所采用.“亚里斯多布”意为“最好的谋士”或“最佳顾问”.亚里斯多布也是数位哈斯摩尼统治者所使用的名字.“海卡努斯”与“亚里斯多布”这两个名字,都与哈斯摩尼时期犹太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相关联.他们都是统治者,在犹太地哈斯摩尼王国的治理与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时代哈斯摩尼王国在预言中的后裔与代表,就是法利赛人.

当庞培攻占耶路撒冷时,城中有两个政党,其渊源都可追溯到公元前167年以摩迪因起义为标志的那场反叛时期.庞培一旦被卷入这场叛乱,便决心夺取耶路撒冷;亚里斯多布鲁斯一派决意抗拒他,而希尔卡努斯一派则决意为庞培开城门.于是庞培对耶路撒冷发动进攻,三个月后,耶路撒冷从此永归罗马的管辖之下.

到了第十九节,作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障碍的埃及,被罗马攻取.随后在第二十节,标明了基督的诞生,同时但以理开始阐述罗马将在那段历史中如何对待神的子民.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中,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二十三节里,那起于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同盟,在紧接着描述十字架的经文之后被指出;在那里,背道的犹太人宣称他们“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以马加比为代表的那一脉背道犹太人,曾抵制希腊宗教哲学的渗入,却因此与罗马结成不圣洁的关系;这条脉络紧随那标明十字架历史的经文之后,在那里,他们那不圣洁关系的果子被完全显明.

舍吉拿从未回到被掳七十年之后所建的圣殿.最后的先知性见证由玛拉基宣告,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马加比人起来反对全球主义的希腊影响力之前的数百年间,既没有神可见的同在,也没有任何先知性的见证.在起义之初,他们就做了托勒密和乌西雅王都曾企图做的那件悖逆之事——两位君王都试图担任祭司的职分,在圣殿里献祭.

约拿单·阿弗斯(亦称约拿单·马加比)是玛他提亚的儿子之一;玛他提亚发起了马加比起义,而约拿单在领导犹太人反抗塞琉古帝国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兄犹大·马加比在战阵中阵亡之后,约拿单接掌了马加比军队的领导权.除军事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之外,约拿单也承担了大祭司的职分,作为犹太民族属灵的领袖.约拿单兼具领袖与大祭司的双重身份,标志着犹太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展,因为这使政治与宗教权柄都集中于哈斯摩尼王朝之内.他的领导有助于加强犹太人的自治,并在犹太地确立了哈斯摩尼人的统治.

托勒密在拉菲亚之战胜利之后所企图犯下的那一罪,竟在马加比人起义之初就被付诸实行了。这正是乌西雅王时代祭司们所抵制的同一罪;然而,马加比人自称为捍卫上帝圣殿礼仪之举,实则是教会与国家相结合之错误而悖逆的表现,因此,它乃是现今背道的新教之叛逆的预表;这背道的新教现正集结起来,为反对拜登之全球主义“觉醒主义”侵蚀而支持特朗普。

圣经教导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乃是始于玛他提亚的哈斯摩尼王朝最后的残余。玛他提亚,以及他所发动的叛乱,结出了法利赛主义的果子;那些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观念的背道新教徒,也同样如此。美国之所以伟大,乃是在于人们曾将《宪法》理解为使教会与国家彼此分离;但在由住棚节所纪念之胜利所代表的那假冒神迹之时,推动星期日立法的运动将公开出现。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迄今为止,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的人常被视为不过是危言耸听者。他们的预言——宗教不宽容将在美国掌权,教会与国家将联合起来迫害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被断言为毫无根据、荒谬可笑。人们自信地宣称,这片土地绝不可能变成别的样子,只会如以往一般,作宗教自由的捍卫者。然而,随着强制遵守星期日的问题被广泛激起讨论,那件长期遭到怀疑与不信的事被看见正在逼近,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产生此前所不可能有的影响。

在每一代,神都差遣祂的仆人责备罪,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教会中。然而,人们却盼望有人对他们说顺耳的话,纯净、未经粉饰的真理则不被接受。许多改革者在开始他们的工作时,决意在抨击教会和国家的罪恶上极其谨慎。他们盼望借着纯洁的基督徒生活的榜样,引导人们回归圣经的教义。然而,神的灵临到他们,正如当初临到以利亚,感动他去斥责邪恶君王和背道之民的罪;他们便无法克制,不得不宣讲圣经直白的话语——那些他们本来不愿提出的教义。他们被推动着,热切地宣告真理,并指出威胁人灵魂的危险。主赐给他们的话,他们就毫不惧怕后果地说出来,而百姓也不得不听见这警告。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如此被宣讲。当要以最强大力量传出的时刻来到,主必借着卑微的器皿工作,引导那些将自己献身于祂事工之人的心思意念。工人的资格,与其说来自学术机构的训练,不如说更是出于祂圣灵的膏抹。有信心且祷告的人必被迫切的感动所催促,带着圣洁的热忱出去,宣告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巴比伦的罪恶将被揭露。以国家政权强制推行教会礼规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招魂术的侵入、教皇权势隐秘而迅速的扩张——这一切都将被揭穿。藉着这些严肃的警告,众人将被激动起来。成千上万从未听过这种话的人将侧耳而听。他们惊奇地听见这样的见证:巴比伦就是那教会;她因自己的错误与罪恶,并因拒绝从天上赐给她的真理而堕落。当天众人带着迫切的询问去找他们从前的教师说:“这些事真是这样吗?”那些牧者便搬出荒诞的寓言,讲述顺耳的话,以安抚他们的恐惧,平息已被唤醒的良心。然而,既有许多人不愿仅凭人的权威就满足,而要求明确的“主如此说”,那些受欢迎的牧职人员,就像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在其权柄受到质疑时怒火中烧,便把这信息斥为出于撒但,并煽动喜爱罪恶的群众辱骂、迫害宣扬这信息的人。

当这场争论扩展到新的领域,而人们的心思被唤起转向上帝那被践踏的律法时,撒但便骚动起来。伴随这信息而来的能力只会使反对它的人愈加狂怒。神职人员将使出几乎超人的努力来遮蔽这光,免得它照耀他们的羊群。他们将凭借手中一切手段,设法压制对这些至关重要问题的讨论。教会诉诸世俗政权的强力臂膀,在这件事上,教皇派与新教徒联合起来。随着强制守星期日的运动变得愈加大胆而坚定,法律将被用来对付守诫命的人。他们将被以罚款和监禁相威胁;并且有人会被许以具有影响力的职位,以及其他奖赏与利益,作为诱饵。

引诱他们放弃信仰.但他们坚定的回答是：“请从上帝的话语中指出我们的错误”——这与路德在类似境况下所提出的请求相同.那些被提到法庭受审的人,为真理作出有力的申辩;有些听见的人因此被引导,决志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如此,那些原本对这些真理一无所知的成千上万的人将得以见到这光.《大争论》,605、606页.